

春
泉
聞
見
錄

春泉聞見錄卷二

渠陽劉壽眉表

三十三

丁酉午月余遷居崇文門外手帕街舊燕陳之
日奴子高發於仰塵中見軟草二團狀若雀巢
旁堆雞骨異而去之當晚頭痛如裂老僕疑爲
邪祟具酒祭祝卽愈是夜寂無聲息四雞皆嚙
去其頭次日薄暮見一物潔白如雪大過於雞
自廳廊突出竄至牆角而沒秋闈後余爲友人

招去候榜家人坐待捷音夜半見一白衣人自左廂出繞院漫步仍回故處廊下坐杌一足未穩無故自動着地有聲咸謂非鬼卽狐互相驚愕余聞之戒弗置怪後竟一無所見

三十四

余同祖大兄少穆嫂牛氏乃本邑廩貢生觀符公女兒從舅氏宦黔未幾舅故兄支身遠客囊澁路遙抑鬱致病繼舅而歿音問梗塞家人不知也一日薄暮嫂忽自言曰汝尚安泰乎少穆

因舅故愁悶而死靈輒將歸速作計較所遺孤寡何以生爲可憐可憐子女在旁聞而驚異奔告於嬸嬸悉嫂父口吻哀祝良久曰吾去矣吾乃牛某也片時嫂醒茫不自知越數日凶信至一如所言嫂父邑之名士其英靈不泯又何怪焉

三十五

某甲浙人以善歌留都貧不能娶老而無子識者憐之會有舊婢者衆歛金償值而贈之婢固

少艾白髮紅顏不安於室隣有針工乙某與甲同鄉出入其家婢遂通焉久而甲知忍於中謀諸友設言他往計將掩捕甲甫出乙卽入相與趨至婢慌懼匿乙於夾壁中搜獲送官男女俯首無辭遂科通姦罪以婢之去留問甲曰某半生落拓垂老始獲一妾去之則失人種細思小不忍亂大謀非計也願蠲小恥以重嗣息侃侃而談一何可笑又貴官某文章字學世所推重年已七十矣而廣置姬妾遂有私其門人者爲

子掩執稟命怒送有司務成讞以快忿旣而中
悔告有司曰幸推薄面姑勿深論遣之而已事
同一轍情別去留貴賤之相去直不百步耳

三十六

吾鄉甲某父子僦屋而居負販而活一日父死
甲以兩簍承一扉停尸於上出募凶器央乙守
伺乙轉邀二瞽唱曲並具肴酒蓋藉以相伴之
意三更向盡冷風颯颯燈火熒熒心殊惶怯忽
見尸動驚喊奔逃二瞽欲出急不辨戶遂各倚

壁戰慄恐尸近身以絃爲兵向空輪舞叫嚎而
靈床響無休歇愈急急愈喊力盡聲啞隣人聞救
見尸伏于地簍搖扉動不知何故蓋簍有遺骨
犬探食囊頭苦不得出耳二瞽僵立無息兩手
持絃狀若木塑灌救良久始蘇所謂驚殍千里
草木皆兵二瞽之情可憐可笑

三十七

杭州清波門外地廣草茂牧馬者朝縱暮收率
以爲常駐兵張純一冒雨而往求馬不得遂阻

城外無可投止見路旁有厝樞舍啟門而入對棺揖曰今夜雨阻冒昧假宿幸勿見怪屋故卑隘張蹲居棺上少頃棺內震動心知屍變卽起立兩手扣樑聳身貼伏而棺蓋已自掀落尸起循門而去自念不如走避復恐相值莫若居俟然力乏防墜用馬繮束身於樑計亦良得四更後雨霽月明俯視了了未幾尸回高僅四尺腹鼓如牛目灼灼有光塞門而入自眠棺中方幸不爲所窺而尸已仰見復起探捉不及兩足左

右立棺上踴身欲攫相去幾微三躍三墜張已
胆碎會販魚者相屬於道張喊救尸乃仆天亦
將曉衆集驚愕釋縛扶歸異日尸親聞知遂火
化焉

三十八

浙之台屬多山田畝以坵計農家夙有木桶形
如斛倒置無底大谷兩石名曰稻桶凡刈禾麥
就坵間把向桶中拌打粒盡歸桶盈則以竹籬
肩去懸簸入倉頗稱省便然每於收刈之初具

雞酒於田畔致祭禮同報賽意奉五通必誠必敬俗習然也如不祭或祭不誠敬則已桶終虧彼桶常盈蓋五通挹彼注此以示罰也又海下捕魚者就海灘晒爲鯊各有疆界至晚按界收取無慮虧短嘗有先時而晒者不知爲誰則必五通之物人或代爲翻撥遂棄而不取人取之亦不爲崇兩事余皆親見何其明於農而重其罰昧於漁而厚其施殆亦愛惡之偏歟

三十九

吾鄉芮太史名永肩字鉄崖居京之崇文門外
草廠頭條衢其第左爲住屋右爲小圃後樓
五楹有狐居焉常扃如棄遂相安宅故太史岳
家物太史以憂歸里屋主售於李太史名中簡
字蘭猗李太史素不信怪發扃糞除堆置器皿
遂有祝融之災倉卒移居兵馬司後街狐亦隨
往雖不甚作祟時附老嫗語嗣遷宣武門左撫
臨會館狐亦隨之越歲喬明府購火基復起二
舍左爲喬居右賃於章主政狐附嫗時時與主

政談初頗驚異習久爲常主政禮之甚恭叩以
未來事輒中又兩年喬章相繼遷太守宅又他
售不知若何芮李兩太史皆余至戚喬章兩太
守亦契好故知之甚悉

四十

胡朗峰天津人居京之包頭張兒衲衲一日清
晨隣人見一老翁冠服整潔策蹇而來踵胡門
扣之隨有啟扉迎入者少頃出付腳資又返身
合扉隣人訝其過早且不識應門之人正猜疑

間胡僕出因問曰客何來曰無隣曰適一老翁
乘驢來扣門入復出與驢價何言無僕曰某方
起何有人來互相詫異朗峰聞之曰吾家素有
狐殆相依而復至耳

四十一

閩姓昆季甲乙晉之平遙人父故析產皆不中
資甲勤儉居積遂稱小裕乙游惰蕩廢盡甲妻
無所出妾生一子頗聰慧七歲失怙乙利其產
計將殺之而未能也故時時存問陽爲愛惜兩

母深幸不疑。一日出門遊戲爲乙引去。赴近村
臨路店市熟麪與食。暗置鴆毒。子畏熱停箸。少
頃麪色變。適店主過而驚異。乙僞爲不知。店主
棄而易之。犬食所棄。立斃。乙反以置毒誣之。然
內歉未敢恃強。經勸而散。路過大橋。擠溺之隱
身左右以觀其變。會有唱鳳陽歌者見而拯救。
乙亟出認稱謝。負歸紆道至關聖廟前井邊。又
倒下之時已昏暮。幸無生理遙見籠燭而來者。
仍伏俟之。其人甫及。聞井中喊救聲。迫遂糾隣

人以綆縋搗衣杵垂下令其騎坐援引而出殊
無所苦紛拏間乙復出認如前狀負之而去距
家里許默念子不死無產而有禍隨縛其手足
捐喉墮臂遂以致斃歸謂其嫂曰余素言勿令
子能出今死於路幸余嘗見負回否則葬犬腹
矣鄰家驚噪乙亦怨痛負出市櫟將速殮以滅
迹乙甫出子卽蘇備述死狀且言下井時有
以手承之者貌若廁中所墮馬夫並囑其喊救
扶掖而出兩母切齒恨不食肉寢皮乙歸見子

活驚懼結舌遂鳴官拘訊百口不承乙叔卽縣
隸曲爲周全故得忍刑狡飾會邑令去官案懸
未結此至好郝徠峰銓次時爲余緬述徠峰故
同里知之甚悉

四十二

郝徠峰世居平邑達蒲村其尊人敬齋先生端
謹誠篤友于兄弟善與人交有名賢風對之如
入廊廟不修敬而自敬司北城指揮余佐理八
載主賓如一日乾隆壬寅三月杪染時疾八日

而卒方其彌留之際神志不亂乞假文內訛一字卽指易之整冠帶端坐而逝非素有定力何以能此余代書家訃專力賁往未至之前一日有故舊梁某遇先生于西門外一車兩馬駛迅而來見梁下車歡然道故梁曰君任京職何能旋里對曰幸得量移綏德歸來一省耳梁故館于本村段氏段亦郝戚分袂抵館告以途遇之狀轉疑長途跋涉何以輕騎減從如此次早相與往謁而門庭寂然及晤先生兄備言之茫不

可解正詫異間凶信至方悟所遇者魂魄也人生聰明正直歿而爲神理當然耳吾於敬齋先生信之矣行狀中徠峰曾敘入質之戴紫垣太史恐涉怪誕刈去之梁段二人常說項故知者甚廣

四十三

先大人仕吳松時解餉北上行抵直境夜宿逆旅忽見一老人衣土色道服貌若劇中所扮土地狀尾隨童子十數輩闐塞盈室老人曰此皆

君家子弟理當攜去方欲致詰老人不顧而出
視童子白皙可愛驚疑而醒始知爲夢昧爽前
發餉車數十輛魚貫而進行不里許路旁一農
人荷耜而言曰車中所載得非餉鞘乎從人應
之曰然曰有數乎曰寧得無數曰然則路所遺
者非數中之物乎從人驚愕下車而翹邊白鋸
狼籍於道相率跟尋竟獲十九檢車中一鞘啟
內存其所獲適足其數回顧農人已渺矣
先大人以手加額曰神其佑我乎衆不知解以

夢告之

四十四

天津王楚南名棟十二歲入邑庠有神童名貌
韶秀性溫和工書善畫對之如飲醇醪先大
人以長姊妻之姊幼聰慧七歲能詩以讀書爲
性命賢孝慈善頗稱宜家一日姊夢關聖降臨
曰汝家有大厄宜速避惕然而醒反復思之殊
不可解閱三日姊丈飲友家半夜未歸倚枕假
寐見一偉人冠服通黑塞門而入自言吾鑑神

也汝家刻有祝融之災念汝正直故來指示速
將奩櫝移置西北隅可免語畢卽去情頗匆促
方驚疑聞聞舍後聲如爆竹隨啟扉往視右廂
中火光已透急返身喊救並如神囑倉猝移置
時老嫗以一奩將去不及理會少頃延及隨徒
手避于對門叔家回顧已屋無救矣天明火熄
一無所存惟見一處高聳如塔不知爲何家人
撥燼視之卽奩櫝也內外毫無所損止少一奩
因問老嫗始言初欲携赴他所甫出門一偉男

子喝曰何往速置櫝下驚懼返身置之遂求之
仍獲完璧細叩其狀一如所見姊嘗曰神極佑
善其不佑者殆無善可佑也

四十五

先大人司由閭權務時於瓜步村外見旋風自
地飛轉直冲霄漢橫廣數圍遙望中若有物移
時漸遠及抵一村叢聚多人夥言怪事因下輿
查詢始知一碌礪自空墜於民舍斷樑而下軋
地深尺許蓋卽旋風中物也衆聞之惑始解

四十六

給諫某任巡城差勤於吏治會有報盜者親詣勘驗驗畢詢失主曰家幾男子對曰父子之外別無冗丁畜狗乎曰未曰汝旣無僮僕墻卑室淺易于來盜又不畜狗無怪盜入不驚與其失物報官何若畜狗守戶對曰小人父子傭作所獲養家且不足何能養狗竊謂上有巡城大人中有司坊老爺下有番捕多役如此嚴密夫可夜不開戶以故不養狗給諫聞之不言而去小

人利辯充口而出然招之使來令人絕倒

四十七

甲某宛平故家世居西直門外父母早故兄妹相依妹善居積以脂粉資生息小裕年旣長高自位置問字者咸不當意會有秋曹主政失偶耳名欲續央媒言之兄妹皆樂從于歸有日妹謂兄曰余數年積蓄盡在人手非自責不償遂隻身入城三日不歸而親迎在門兄慌急不敢以告姑欸留而待之日夕無耗不得已假言探

親或羞澁愆期將往尋之主政無何綵輿空返
甲探訪旣窮絕無影響主政鳴官拘甲訊問始
吐其實遂責令跟尋逾月不獲先是甲有舊戚
居內城貨香燭爲業家無男子惟孀婦與僕經
紀女故時相往還資財咸任之而兄不知也是
日女往索孀婦故延之女焦急齟齬適婦私其
僕語侵其短婦恨謀殺之瘞于花池甲固疑妹
在婦家屢問不承官責日嚴懊悶欲死惟求押
役姑緩役睹景狀代爲體察遂向婦隣叩女來

去隣諉不知加以威嚇始言見女來未見女去
又言是日聞角口聲半夜聞掘地聲而已押役
曰事有端倪須用武脫不得有隣証非私搆也
遂直入曰人在汝家強辯有故余當搜之婦與
僕皆氣阻因見花池土浮掘之無跡婦盛氣而
對甲欲去役曰止再尋之至厨室見一陶釜覆
棹下啟釜土壤起去土見屍蓋婦聞訪緝急支
解而移之也執送一訊而服時值維夏凡四十
餘日有司往驗女色如生余在指揮幕親辦此

案緣非美談故闕其姓名

四十八

京師有操業致富者卽以業名如米祝醬李香
閭靴朱之類不可勝數市僧王二業漁故名魚
王以餘資購南柳巷魏二破屋數椽修整漁利
工已垂成左廂未就掘地見人腳駭而報官勘
驗一赤身男子皮肉乾枯白頭至肩刀傷二十
餘處厯厯可辨王固不知拘訊魏二云係別業
賃與人居破壞出售半載餘矣委不知情厯訊

住者層層跟問殊少端倪然人命至重非道路
被殺泛常緝內可止惟鞫魏二居廂之人有伊
族弟魏二住數夕卽移去及詰其弟云同寓人
不倫不倫若何曰一少婦與兄善質之魏二曰
伊與王二相識其妻惠氏因夫他出借居數日
隨亦遷去初言琉璃廠又言柴廠王二家拘執
王二曰伊與其夫王二肩輿王二他去妻來一
宿不知何往是魏二容留婦女言詞閃爍情有
可疑但屍不知名王二夫婦無踪難以懸擬通

緝扈氏毫無影響會捕役遇兩人倚門私語隱約似言此案近之不言隨向查問其人驚竄排闥而入卽扈氏居也綰鎖到官訊係山東扈大之女幼被王二拐逃來京遂爲夫婦商同賣姦有山東王二並柴廠居住之王二與其夫王二同事肩輿魏二因山東王二引與姦好故假其屋上年四月其夫晚歸魏二邀同王二飲於隔壁不知如何殺害掩埋禁勿聲張魏二畏事售屋王二避去女無所歸再離謝姓時因盤問鼠

竄者卽其後夫也若此係魏二謀殺賊之情無
証百口不承隨設法關打山東王二解部質訊
魏二始服分別抵法

四十九

丙戌七月六日余僑寓浙之寧邑蘭若燠熱樓
居洞開南北窻方凭眺間見風色自北來其聲
如雷轉盼雨火大穿窻而去風亦隨至樓搖撼
將傾瓦飛如蝶雨注如瀑急無避處惟強制驚
心聽天由命寺前有鐘樓高數仞風吹旋轉轟

然倒塌合圍老柏連根掀拔南門外演武廳面
對躍龍山山與城高相等水漲入城深二三尺
一片洶濤演武廳浸沒不見自未至酉凡三時
風雨始歇驚魂未定而人聲水聲四面鼎沸終
夜不絕次日水落演武廳坍塌壓斃二人此真
拔木搖山非常災異四鄉尤甚嗣聞白喬庄有
五石水甕被風吹去四十里外安穩無恙蕭山
海寧寧紹咸被水患質之士人俱稱罕見或言
起蛟然余親見兩尤飛去蓋龍風乎事未可知

也

五十

先大人攝南邑元旦與同官謁廟一人匍匐將
寃其聲急迫訊之曰小人捕魚爲業與同事某
交善十月間某過訪隨赴市行沽及歸舟見妻
被調戲本欲鳴官友人勸解恕其初次未久某
瞰亡復來與妻寢處遂被小人掩執卽擬送究
衆友攔阻勸恕其再迫于情面含忍而罷昨晚
除夕小人自外歸不意某公然姦宿毫無顧忌

情實難甘况事不過三三犯不懲人將議我是
以呼訴 先大人笑曰今日元旦佳節最宜和
氣爾可看吾薄面並恕其三如四犯當爲爾治
之其人忸怩起曰本無再恕之理今蒙開導勉
從鈞諭耳同官聞之一時傾倒

五十一

浙之台俗鄉間婦女多有裙而不袴者每屆四
月八日羣赴蘭若進香手捻念珠口誦南無喃
喃不休名爲乞福卽問答問亦不稍輟然所言

率皆公苛姑嚴女長媳短之詞已屬可笑吾鄉
土語以不知道爲摸不着先大人宰寧時值
廟內婦女轟鬧戲問老僕曰若多婦女究竟着
裨與否應之曰摸不着更覺粲然

五十二

郝敬齋任北城指揮境內時有淹斃之案敬齋
素信佛祈禳無效欲牒於城隍屬余執筆余不
能文又不可辭勉擬一疏曰竊照古今設官分
職首重教養舉凡撫恤懲勸之道無在非有司

之責夫陰陽無二理官之治民由神之治鬼故民與民仇而繩之以法官任之鬼與鬼仇而繩之以法神任之人無與鬼仇者而鬼常與人仇官不能治必聽命于神焉今者北城境內地安門外地安橋宣武門外之响閘往往淹斃人命正月死於响閘者又三人矣雖云水性柔弱民習玩而害生在夏月或然若秋暮以及春初水之冷猶火之烈其畏一也或云一朝失足一旦輕生何獨遘至於此而他皆不然則鬼魅之說

信有之矣有謂弔祭不至孤魂無依又謂佛有
祈禳之法亦嘗于中元設壇誦經施食超度而
卒無所驗豈弔祭醮禳皆不足恃歟蓋鬼之奢
願難酬怙惡不悛也若是旣不可以德化必當
以法懲且鬼與人仇人死爲鬼作祟如環胡所
底止光天化日之下何能聽此鬼魅而害我生
民哉指揮任司民命深愧厥職而見此無辜情
實堪憫茲特敬告於城隍神明之前幸祈垂佑
除鬼魅而活生民彰陰法而德陽世諒洞照所

及當不以指揮之言爲多事也

五十三

陳瑞字南塘靖江名下士也與余居處四年一
夕言其嗣君患瘟疫伊赴酌歸晚聞兒呻吟心
殊懊悶舒帶解衣欲就寢帶懸錢囊遂纏結作
團向床拋去聞啾啾之聲繞闥不歇當門痴立
駭不之解少頃移足覺有物穿扉而出是夜患
者一汗而愈始悟錢囊適中瘟疫余曰鬼無形
聲殆狐也南塘誠篤寡言笑其說非妄然狐以

一擊而避勝於小人遠矣

五十四

晉人某甲家不中資性喜遊蕩父母督責過嚴
遂逃去妻少子幼父母思之不置遍訪無踪迨
十年無耗亦已絕念一日忽返喜出望外自言
遠遊於秦飄流無定資斧不給行乞而歸父母
老邁止此一子憐而安之夫妻相見草草數語
家事門徑似不甚悉意謂久別初歸鬱鬱之狀
遂不之怪逾年生一子長子已十有三歲矣一

日有偉男子抵門僕從裘馬甚都昂然直入見翁媼匍匐痛哭自言久違膝下不孝罪無可追幸從軍立功授千總職紆道省親翁媼聞之駭異結舌其妻私窺雖面潤髯修言動頗似究不敢遽認甲哭畢細叩家事翁媼驚定而言曰汝真吾子耶吾現有子何相混也甲痴立良久奔入內室執妻詳問始知有乙冒甲故急尋乙已縊於廁中卽伊平昔博友因貌似又悉甲事故假冒耳紛拏間翁媼相繼自經甲驚駭無措遂

鳴於官詳述顛末官不能決証之間里細鞠其妻始言當乙假冒時心雖疑而翁媪信故隱忍以從親意耳因令甲塋屍妻聽去留甲以不貞並幼子遣之此木商張某所言余曰魚目混珠爲不識珠者言事須隱忍爲理所當忍言彼婦之忍殆巧于自爲而終至喪名失節嗚呼

五十五

李某行五忘其名晉之臨汾人于京都正陽門外設紬緞店店固多狐李事之維謹一日李赴

楚責逋狐至其家見李父曰京都洪興緞店李五兄君之何人曰余之子也狐曰與若爲善友稔知尊居有閒室欲暫假棲止未奉父命敬以相懇翁見其衣冠修潔年可六十以來恭順謙雅因曰子在楚未關白然旣與之遊遠辱吾廬暫憇驥足何不可之有狐曰眷口在後先請示而相依耳翁曰諾狐遂揖去隨除舍俟之翌日狐至登堂叩謝翁曰祇候已久未知何日光臨曰已作入幕賓矣翁驚愕良久心知其異未敢

再詰姑安之未幾子歸翁告以故李曰誠有之
兒之狐友也言次狐至稱謝曰吾與兄有夙緣
以女妻兒子故遠涉相就幸勿見却李畏而首
肯是夕卽行合卺禮李子年甫及冠頗聰慧自
是如痴迄今數年人皆不見惟李喬梓見之余
久聞其事未之深信適晤李某同事武名士寬
者言之確鑿惜未記李之名

五十六

正定府署多狐鬼守是郡者咸知之近晤單方

伯名功擢之嗣君言方伯曾任郡守解裝之夕聞內外奔走騰逐之聲初以爲大閱日復然迨後燈燭無故移動壁間時現人形每至三更向盡几有聲如彈椅有聲如坐履聲振衣聲相繼不絕及滅燭就寢聲必效之一夕風作院中聲如播鼗燭之乃尺餘梁楫隨風旋轉三五相繼兩端擊地也次日廊廡積沙處有禽魚花鳥之圖各極其態及至廳事仰見積筭之顛露折書梯而取之卽末筭內所貯之羣芳譜緘封未啟

不知何以攝取種種怪異不可枚舉幸不擾人
究不知爲狐爲鬼余曰狐鬼姑無論風雅可人
其不爲祟者殆畏方伯歟

五十七

卓君又言其表兄家多鬼人皆知之主人深自
隱諱售第後叩其有無怪異始言其書室三楹
殊不可居改作之祟如故一日薄暮于廳事見
一婦人逕入夾道從後視之頭髮衣裙光艷整
潔不類下人疑爲客又無僕從並少關白因尾

之故作噉聲婦回首相對面色灰白五官僅存其形方知爲鬼其他不可勝述云

五十八

宛平中堂王文靖公之孫名翼曾余之姑丈其家祠建于繩匠衙街姑丈守之院之西南隅飼一馬壬子除夕前一日寢後馬頻嘶聲有恐怖狀未幾繞院旋走似有驅之者移時方歇少頃復然穴窻窺之了無所見昧爽往視馬繫東南隅棧可如故次日元旦賀歲畢方欲少憩窻外

爆竹一聲燃及于紙正驚異間香爐爆聲復作
灰潑盈几始悟狐崇遷居隔院乃已

五十九

僕嘗伊友之甥牛求仁與前母兄近仁業一技
兄稍過之爲弟所忌唆母逐去近仁無生計棄
技爲吏年滿授縣尉大憲喜其技每稱之近仁
之名遂大噪復以技買利未幾獲罪戍邊藉技
得不死而求仁以兄無歸理直以死目之獨擁
厚資日計盈絀骨肉至戚一毛不拔刻薄寡恩

置譏笑於不問伊母弟貧設酒市夫伺客婦當
爐求仁裘馬過之若弗知爲舅者一日舅病劇
夫妻扶掖踵門求助戒僕屏之不得入觀者塞
巷咸爲不平無奈給青蚨五百含忍而去是夜
夫婦氣壅俱卒求仁深幸焉求仁無子亡友遺
孤撫之從已姓及有子卽去之近仁戌久釋回
仍業技於隔巷恐問者混淆懸額以別之而求
仁恐兄之妨已陰毀之復納虛職居然衣蟒掛
珠誇耀閭里誦事顯貴結歡奴隸假父義兒逢

人說項施施之態識者羞之而求仁以爲榮且
別于其兄故出必車馬僕從不屑與同道伍每
於慶弔時炫裝以往初面者延爲上賓叩以官
階甲第忸怩嚙嚙狀類口吃有怪其傲慢者訝
其不倫者咸爲避去而識者呼爲小牛余聞之
不禁浩然長嘆因悟孟氏幾希存去之言大可
畏也故記之

六十

堂兄少穆長女適同邑曹士麒家素溫飽翁喜

遊戲家遂落夫故遺三孤齒俱幼不數年蕩然一空長子大保甫及冠一身勤作賴以存活余習聞之未識其人伊因事入都察言觀色真孝子也伊幼失怙不讀書居僻鄉無所見聞日與庸愚草野爲伍而言動類故家子不爲習俗所染一難也留心書筭竭力耕田不事嬉遊二難也暇時負販跋涉獲利歸母毫無私蓄三難也督兩弟各事其事勤獎惰罰不傷手足之情啟其畏敬愛慕之心四難也晨省皆定進甘奉旨

愉色婉容務得母歡五難也有此五難無絲毫
勉強掩著豈匹夫之所能歟余與其母四十五
年不面歸里相見叩其子狀所言如左語云入
孝出弟敬養色事無所不竭其力非生資之美
乎噫世之未學者吾不暇責而願已學者師之

六十一

堂兄少穆次女九歲失怙余欲嗣爲女因隨
父任在浙不果辛卯歲余抵京知女已字余姊
丈王名棟之次子廷琦爲室與余叔姪而甥舅

焉心竊喜之年十九出閨琴瑟薦好逾歲姊丈
故于閩長甥謀食山左家計日窘余宗叔名煦
任順天教授廷琦就業兩載遂入泮方幸克紹
箕裘詎意一疾長逝是夜女自經以殉家人驚
救得甦余以繼子侍姑勸勉之女曰叔休矣獨
不憶我祖母乎祖父故遺父叔俱幼稚祖母撫
孤成立以延宗嗣節苦功鉅請

旌入祠非獨閩里之榮實劉氏之幸也卽吾母
亦苦節十六年撫孤侍姑克盡婦道兩兄又皆

成立叔得嗣次兄爲子寧非祖母之遺徽耶若
兒者侍姑有伯守節無孤生則徒重親憂死則
可全婦道與其作無益之未亡人何若遂從一
之初志乎言之慷慨大義昭然余謂姊曰是女
之志已決亦命也未幾剪乳絕食苦楚萬端殆
不忍言而女視死如歸從容就義若節若烈可
憫可嘉宗叔曰事可旌也因請

旌之余恐事久湮沒於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
酉鐫旌節錄以志幽貞跋後如左是吾兄兩女

長能撫孤食孝子之報次能殉節獲身後之名
一生一死兩無所憾故並記之

六十二

吾鄉某甲貿易爲業一日遣其徒持照赴鄉取
鈔恐照失貯于束腰橐內途遇走兔逐獲解橐
繫縛兔擺掉鼠鼠帶橐逸去追之不及嗒然而
歸甲怒喪資督責嚴厲徒羞忿自經同人驚救
得免甲始悔市酒脯將與修好貓啣脯上屋從
容大嚼甲復怒投以石力猛過隣院中婦腦而

斃事涉悞殺業已蕩然所謂無終身之憂有一朝之患也然兔不易逐逐得而逸幾關性命殆有數焉甲果悟此猶可不投婦無死理產得保全而卒以貪利致禍可不慎歟

六十三

太史某少年科第多忘年交喜長夜飲夫人每戒之故有季常之懼屢司文衡門羅桃李一日設宴于家太史顧而樂之坐有山左孝廉修偉亂髯年屆週甲善詠諧每發一語衆皆傾倒太

史酒酣遂忘形迹夫人窺而惡之大言曰老不知愧直若變童孝廉聞之肅然起立手捻長髯曰門生老大無聞自慚形穢何修得此美名太史默默舉座粲然

六十四

王某浙人設酒店於京之內市啟甕行沽白鏹滿焉咸竒其遇次子充部吏餓居正陽門外一日有幼婦踵門自言向曾處此遺物未將去今來取之吏見其囁嚅狀故不納婦去隣人曰彼

乃故令妾居此數年爲嫡所逐嫡尋故家人烏
獸散子適來耳吏念婦至有因不解何謂會修
火坑中有鏹窖得若干數家遂暴富吏爲人深
藏若谷不露圭角遲之又久役滿納職人皆慕
其居積不知獲異財也其父啟囊得資已出意
外子又繼之造物何獨厚其家理不可解而數
已定然數不可知妾冀數之自至者何啻守株
待兔乎

六十五

冰水王子名光杰號松岩本浙人五歲喪明聰
慧絕倫聽輒不忘稍長好學聞人讀書入耳卽
了不事講解自能領悟凡經史子集無不記憶
推測占卜已極神妙更精象弈自著有譜相角
者鮮其敵又善吟咏偶成一律勝於老宿其叶
韻和聲無毫髮之差自不能書假手脫稿逐字
逐句必詳加剖白恐致魚魯之訛余耳名久矣
乾隆戊申從其諸父魚台令亦陶公居京亦陶
與余有葭莩之誼遂相識焉貌若書生年將週

甲叩其所學不異吾所聞架書充棟偶檢一冊
摘誦一句無所扞格娓娓而談孜孜不倦凡遇
文人高士必執卷求讀從旁默記入耳鏤心近
又學醫無煩聞問男女老幼強弱虛實一切而
知並能撿公輸子之技繩墨斧斤模索盡善凡
此皆不學而能真奇人也亦陶又告余曰吾兄
止此子隨父宦遊兩粵公私咸賴之丙申至戊
申余宰夏津魚台一切皆資經理會

南巡承辦水營兩次指示調度各得其宜暇時

修輯宗譜其支派之繁冗文集之叢雜編年紀
月考定增刪無不條分縷晰務期完善性極和
順諸姪中惟松岩賢其誦經咒祈父壽割股肉
愈母疾孝雖近愚情出天性以故其子皆能自
立余聞之不禁肅然起敬曰又真孝子也夫人
莫不具耳目其如聾瞶者心之昧也人莫不有
父母其少愛敬者性之漓也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弗思則同乎聾瞶况乎愛敬矣若王子者
耑治其心根於孝弟發於至情好學多能又其

餘事盲何害乎惟其盲而爲難能卽謂之盲

也亦宜

友人贈號省齋齋從戒筆少目而文之意故並記之

六十六

浙人吳春寰言其鄉居時夏月風雨暴作雷霆一震將院中空酒甕移至當路若有攜之者天霽視甕中貯一小甕兩皆完好甕口至小不知如何容納理殊難解又一日乘舟抵瓜步陰雲四合榜人望見龍掛疾呼出視見橫雲一道低垂如函中有一龍直掛如綆直屈粗細之狀不

時變動正聚觀間甫一回首復見一龍橫篷際
露半身粗於斗鱗甲頭角與繪者無異少頃漸
高漸遠所見最爲親切龍雷變化匪夷所思